

夏登元明峰

■笔 岸

应朋友之约，周末去登耒阳第一峰——元明峰。两个小时的车程，沿途一派盛夏的火热场景，早稻接近成熟，柑桔和柚子树上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，视野所及，满目葱茏。

车到耒阳市亮源乡境内，地势渐高，植被更趋茂密。行至关王塘水库，登临大坝顶部，只见群山呈扇形环抱着一泓碧水，青山白云倒映在水面，小鱼儿在水中嬉戏，如在云山间穿梭。朋友遥指大坝对面群山之巅，告诉我们，其中之一就是元明峰，虽近在眼前，如步行前往，可能要大半天。为测出元明峰相对地面的高度，我用手机在大坝上测出此处海拔为120米。

越野车从大坝侧面开始爬坡上山。一路走来，仿佛行进在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上，树荫浓密，清风徐徐。我提议关闭车内空调，开窗吹自然风。果然更加凉爽、惬意！进得山来，除在山脚看见一些古老的樟树外，所见之处全是南竹，从山脚延伸至山顶，密密麻麻，连绵不断，蔚为壮观，让人仿佛置身井冈山翠竹的情境中。路旁靠山坡一侧，偶见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外面的黑黝黝的巨石，如猛兽伏道，有的棱角峥嵘，有的憨态可掬。若是夜间行走，怕要受到惊吓。

行至半山腰，我们下车小憩。凭栏远眺，苍山如海，翠竹如潮，元明峰仍隐藏在群峰之中，不见真容。眼前是层层叠叠的梯田，绿油油的禾苗像在比赛着爬楼梯。关王塘水库如群峰环抱的一枚硕大的玉如意，静静地躺在绸缎般的大地之上，晶莹剔透，玲珑可爱。

继续上山。山风更加刚劲有力，一阵一阵直往车窗里钻，朋友们戏称这就是传说中的“钻山风”。几番“钻山风”吹来，暑气和疲惫一扫而空。随着海拔的升高，我们的兴致也跟着高涨起来。

山上景点较多，不时遇见岔路，我们按照路旁指示牌的指引，直奔这次登山的主角——元明峰。行至海拔700多米的高度，一个叫梁祠塘水库的地方，让人大为惊奇，群山之巅居然还隐藏着一个小型水库，宛如天池！这个水库与山脚下的关王塘水库遥相呼应，使得元明峰就像一个坐在靠背椅上的老人，手捧一杯茶，脚泡一盆水，悠然自得，和蔼可亲。

再走几百米，到了水泥路的尽头，不能再开车了。我们停好车后，在一户人家的晒谷坪上休息。这户人家今天来了城里的客人，正在杀鸡宰鱼，忙着准备丰盛的午餐。女主人非常热情好客，招呼我们吃西瓜解暑，还告诉我们屋旁有一处泉水井，水质极好。吃了西瓜喝了泉水，感觉浑身清凉轻爽。在晒谷坪上，我看到他们用簸箕晒着一些小鱼干。作为在水库边长大的我，对鱼虾有天然的兴趣。凑近一看，正晒着的几簸箕小鱼千里竟然没有一只小虾米，忙问女主人是什么缘故。她告诉我们，这些小鱼都是在梁祠塘水库里捕捞的，这个水库只长鱼不长虾，而且还只长河蚌不长螺蛳。真是个神奇的水库！

小憩片刻后，根据指示牌的指引，我们绕到这户人家的屋后土路，开始真正的徒步登山。这条山路宽两米多，长达数公里，便于村民砍竹子和运竹子，俗称“砍柴道”。同是登山，坐在车上和步行完全是两种感觉。走在平坦松软的山路上，眼前只见山上山下无数棵青翠的南竹奔涌而至，山风吹来，竹涛阵阵，空气中洋溢着沁人心脾的竹香。我们兴奋地脱掉上衣大声欢呼，阔步前行，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“森林浴”和“日光浴”，让皮肤敞开毛孔，痛快呼吸负离子。

让人惊奇的是，不知是南竹天然具有排他性，还是其他乔木树种竞争不过它，这漫山遍野的原始竹海中竟然没有一棵杂树，真正的“含竹量”100%！见此情此景，在朋友们的怂恿下，我不揣浅陋，吟诗咏竹：“中通而外直，挺立天地间。山中真君子，不伴杂木生。”博大家一笑。

走着走着，由于山路始终蜿蜒平缓，感觉不像是在登山，倒像是在散步，怀疑是不是走错方向了。经与当地朋友反复用手机视频确认，才知没有走错。

一路散步式登山，过了800米海拔后，竹林渐渐消失，代之而生的是各种灌木和不高的乔木。约半小时后，我们终于到达此行的目的地——元明峰。

站在峰顶，我用手机测出此地海拔——838米，与官方公布的数据完全一致。峰顶中央矗立着一块麻石碑，正面刻有“耒阳第一峰元明峰”八个红色大字，背面刻有“山水之巅，明亮之源”八个红色大字，把亮源乡和第一峰的元素巧妙地嵌入其中。石碑的前方一旁草丛中平卧着一块紫褐色的天然石头，有人上面用红色油漆写有“分界宝石”四个大字，提示我们这里就是耒阳市和安仁县的分界线。石碑的后面灌木丛中隐藏着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，估计是驴友们用脚步开发出来的。

伫立峰顶，极目远眺，一面是耒阳市亮源乡关王村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关王塘水库就像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群山和林海之间；一面是安仁县一马平川的广阔原野，阡陌交通，屋舍俨然。一脚踏两县之地，让我们对古人“山河为界”的区划智慧钦佩不已。

此时此刻，日至天中，骄阳更烈，山风更劲，满目都是暑气蒸腾、树枝摇曳之景象。这时，我突然想到人们常说的“接风洗尘”，用在此时此地极为恰当。热情的元明峰正在用“山风”为我们接风，用“日光浴”为我们洗尘吗？

驻足欣赏山景之际，我想逗趣一下朋友们：这里是耒阳第一峰，那么耒阳第二峰在哪里？朋友们茫然不知，我指了指旁边几座高度接近的山峰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纷纷感叹道，这几座山峰虽相差无几，然而只有“第一峰”才能留其名呀。

下山时原路返回，由于山路平缓，我们毫无疲惫之感。一路谈笑，曾在此山脚下出生的当地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们，元明峰一带不但出产高峰，还出产高人，如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谷朗，还有从古到今一大批英雄豪杰等，真是人杰地灵。行至先前停车的那家屋场，我们向正在等候主人开饭的客人们大力推荐了元明峰风光，他们纷纷回应，吃完中饭就去爬山。

乘车继续下山，行至山脚，我们特地绕关王塘水库一周，好好地欣赏这座耒阳市第二大水库的万千风姿。临水望山，由于群峰簇拥和视觉误差，我们一时竟找不到刚刚登过的元明峰到底是哪一座山峰，争论不休后，一位朋友通过山顶的参照物——铁塔，才让我们最终确认真正的元明峰。

在水库之滨的一户农家，正在耒阳市城区过周末的朋友“遥控”安排了一桌当地特色土菜招待我们。吃着用元明峰上的柴火蒸出来的元明峰“山珍”、用关王塘水库的水煮出来的关王塘“海味”，感觉这才算真正完成了一次元明峰之行。

回城路上，朋友们说，还有元明寺、聚仙台、石船等元明峰上的景点没有去成，非常遗憾。我说，不必遗憾，青山还在，下次再来。

和死神擦肩

■钟云省

太阳很大，山上根本没有多少柴草可砍。我哥、礼拐子和我，三个人找了半个上午，还没砍得多少柴草。跳来跳去的螳螂倒是特别的多，那时我才八岁，特别害怕跳来跳去的螳螂！

“到水库洗个澡吧！”我哥说。我们身上又热又痒，山上根本没有树，有的只是些杂草和灌木，连个遮阴的地方也没有。

“不行！”我说，“要去你们俩去，我不去，我不会游泳！”

“要去大家一起去吧！”邻居礼拐子说，“不会游泳，我们两人教你。”

“还是你俩去吧。”我知道，他们两个怕我回去告状，所以又补充道，“反正回家我不说出来就行了。”欺山莫欺水，欺水变成罗刹鬼。父母常常教导我们，不让我们私下塘洗澡。如果让父母知道我们趁砍柴的时候偷偷下水游泳，会有我们好受的，何况我压根儿不会游泳！

“哥教你！挺好玩的，一下子就学会了！”哥三下五除二强行将我的衣裤脱了，拉我下水。看着他俩高兴的劲头，我想，有哥在，我怕啥呀？就顺水推舟地跟着哥下了水。

水库叫早禾冲水库，水深，据说有几个人叠起来那么高，所以里面的水绿中带黑。下水的时候，面上的水有些热，但越往下，水里就越凉。哥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双脚在水面上练习扑打：“游惯了，就不会沉下去了。”

我扑打了一会儿，但哥一松手，我就会下沉。

“你拉着他的一只手，他的另一只手不能使劲，怎么浮得起？这样教他，一辈子也学不会游泳。你应该勾住他的鼻子，让他的四肢都游动才对。”礼拐子对我哥说。

我哥一想，这话确实有些道理。他就用手勾住我鼻子教我手脚并用地练习。这样练习，我似乎确实有些进步。我哥甚至有了放开我、让我独自练习的想法。就在他准

备放手的时候，由于我练习中用力过猛，身体竟然从他的手上滑落。我有些害怕，不断地挣扎，但越挣扎越往下沉。

虽然手忙脚乱，但我嘴里还是不断地发出“咕咕，咕咕”声，仿佛一只鸣叫的鸽子，水不停地往我肚子里灌。我不断地下沉、下沉，水库好像没有底似的。我心里特别害怕，觉得我离世界越来越遥远，生命好像要和我分离了！

隐隐约约还听得见我哥在上面骂礼拐子：“笨蛋！快帮我找弟弟呀！”

“别急！越急越乱。扎迷子，你就在刚才他沉下去的地方使劲摸！”礼拐子说。我感觉到礼拐子自己其实也挺着急。

渐渐地，我的脑袋就迷迷糊糊了，觉得自己已彻底被上面的世界给开除了。

我哥在我沉下去的地方手脚并用，用手摸，用脚探。终于，他用脚碰到了我，我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要将我从死神手里拉回来。

我哥的水性极好，他扎进水底，一把将我抱出了水面。

“阿弥陀佛！”我哥和礼拐子两人将我抬到岸上。再次见到太阳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炎热。

“幸好摸到了！”哥心有余悸地说，“以后再也不教你游泳了！柴也别砍了，我们赶快回家吧。”哥的脸煞白煞白的，而我躺在本来滚烫的水库坝上，觉得世界仍然是那么冰冷。

回到家，我哥还是被父亲骂了一顿：“干什么去了？怎么砍的柴比你弟弟还少！”

我则尽力装出平静的样子。其实，有些天，我都还没回过神来。差一点，我就会被这个还未来得及打开的世界彻底给抛弃了。

感谢我哥和礼拐子，是他们急而不乱，将我 从鬼门关救了回来！生命原来是如此脆弱，有时仅仅是一口水的事，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这可爱的人间！

享福

（小说）

■熊 燕

安叔的女儿安然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，安叔不放心，背上行李在安然单位附近租了个房，又找了一份工作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过，5年后，父女俩贷款买了套两居室。住进去后，安叔和安然回了趟老家，想将安奶接去深圳定居。

安奶担忧：“就两间卧室，我住哪？”

安然说：“我卧室里的床是母子床，您睡下铺，我睡上铺。”

安奶又说：“我这把老骨头，爬不了楼。”

安然说：“是电梯房，您不用受累。”

安奶略一思索，同意了，高调地和邻居道别：“我儿子和孙女非要接我去深圳享福。”

下高铁，坐地铁，穿过车水马龙，一路新奇，安奶感叹：“难怪都要往大城市跑，这日子可真带劲。人还是要多读书，这楼，这车，可都是读书人想出来的。”

安叔听了，原本担心安奶不适应环境的心安定下来。

安奶在深圳的日子很惬意：看电影、吃美食、逛超市、逛公园、跳广场舞，偶尔出去旅游，还学会了发微信朋友圈，每天都晒安叔安然的孝心。

亲友都羡慕安奶。安奶每天都乐呵呵，只在每个黄昏发一小会儿呆。

一转眼，安奶80岁了。过完生日，一向温和的安奶突然闹着要回老家。

“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要回去？”安叔不解。

“我来深圳8年了，也该回家了。”安奶说。

“可是，您身体不好，这里离医院近，看医生方便。”安然说，“何况，路这么远，您身体哪吃得消？”

“我不管，就是爬，我也要爬回去！”安奶一反常态地固执。

安叔和安然只好陪安奶回老家。

到家了，安奶这里看看，那里看看，欢喜不已：“还是我走时的样子。”

当天夜里，安奶拉着安叔的手，说着年轻时候的事，满脸都是怀念和眷恋。

“您当初其实不是很想去深圳的吧？您是怕别人说我不孝，让您一个人独自在农村？”安叔突然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安奶脱口而出。

“妈，对不起，我只想得要尽孝。”安叔眼眶湿润。

“傻孩子，妈知道你的心，这几年，妈很幸福，看到了许多没见过的，吃过许多以前没吃过的。妈这一辈子，很满足。”

那晚，安奶睡得很安详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。

只是，安奶再也没醒来……